

阿 特 拉 斯 耸 耸 肩

A T L A S S H R U G G E D



Ayn Rand
美 安·兰德

杨格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阿 特 拉 斯 耸 耸 肩

A T L A S S H R U G G E D

Ayn Rand
■ 安·兰德

杨格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才华是通行证	蒋 峰	20.00
我们都寂寞	王皓舒	20.00
年华,恍然	麻 宁	20.00
迷途	郭 丹	20.00
人 文 类		
蜂蜜与尘土	[英]皮尔斯·莫尔·爱德	20.00
青春电影志	唐朝晖	29.80
中国摇滚手册	李宏杰	58.00
都是性灵食色	柯 平	32.00
绿肥红瘦	廖 雯	35.00
洗劫东京	[美]本·梅斯里茨	23.00
试毒者	[意]乌戈·笛方提	22.00
美食的最后机会	[加]吉娜·马莱	22.00

联 系 电 话:023-68809955/68705667 传真:023-68811410

邮局汇款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二路205号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直销部 邮编:400016

公 司 网 址:www.alpha-books.com www.cqph.com

网 上 购 书:www.cqph.com

电 邮 地 址:zxb68809955@yayoo.com.cn

通过以上方式购书可享受8.5折优惠并自动成为“巴山夜雨”书友会会员。好书共享,惊喜连连,尽在“巴山夜雨”书友会。

送货费用:平邮5元;快递10元;量大另议



安·兰德 Ayn Rand
(1905—1982)

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青年时代由前苏联流亡美国，以其小说和哲学闻名于世。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 1943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并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该书至

今仍以每年超过10万册的数量再版。1957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出版，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被誉为对美国影响最大的十本书之一，累计销售超过八千万册。

安·兰德推崇理性，认为人的最高美德便是理性；她不顾传统舆论的偏见，力倡个人主义，认为不能使个人利益得到最大伸张的社会，就不是理想社会。她的客观主义哲学自20世纪50年代起风靡美国校园，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她本人也成为美国青年崇拜的偶像。安·兰德一生著述百余种，根据她的生平拍摄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曾获奥斯卡奖。1982年安·兰德去世，此后美国创立了许多兰德书友会和专门研究安·兰德思想的机构。

策 划：华章同人

特约策划：石 涛 王宏君

责任编辑：陈建军 李 杰

特约编辑：张慧哲

电 话：010-85869375

传 真：010-85869372

网 址：www.alpha-books.com

投稿邮箱：alpha_books@126.com

主编 / 高 莽

编委 / 高 莽 李文俊 叶廷芳 余中先 苏 玲 高兴

重现经典系列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已出)

《秘密花园》(已出)

《美丽新世界》(已出)

《华氏451》(已出)

《亨利和琼》(已出)

《崩溃》(已出)

《源泉》(已出)

《捕蜂器》(已出)

《牙买加飓风》(已出)

《看电影的人》(已出)

《母猪女郎》(已出)

《相约萨马拉》(已出)

《情陷撒哈拉》(已出)

《曼哈顿中转站》(已出)

《万里任禅游》(已出)

《面纱》(已出)

《破碎的四月》(已出)

《血橙》(已出)

《独自和解》(已出)

《猎鹰者监狱》(已出)

《校园秘史》(已出)

《孤独旅者》(已出)

《阿特拉斯耸耸肩》(已出)

《跳房子》

《邮差》

《孤独天使》

《梦之宫殿》

《能干的法贝尔》

《施蒂勒》

《亡军的将领》

◆关于安·兰德

“我的个人生活，”安·兰德说道，“就是我的小说的后记；它包含了这样一句话：‘我是认真的。’我一直遵循着我在书中所表达的哲学来生活——它对我塑造的人物和我自己都同样适用。具体的细节自有差异，但概括起来还是一样的。

“我从九岁起就决心要当作家，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根据自己的选择和信念，我成为了一个美国人。我出生在欧洲，但我却来到了美国，因为这是一个建立在我的道德前提下的国度，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完全自由写作的国家。我从一家欧洲的学院毕业后只身来到这里，我曾经苦苦地挣扎过，靠干各种零工谋生，直到最后终于靠写作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没有人帮助我，我也从没想过谁有责任要帮我。

“在学校时，我选了历史作为我的专业，以哲学作为我的爱好；第一个选择是为了我今后的写作而去获得人类过去的实际经历；第二个则是为了能对我的价值观有一个客观的定义。我发现第一个必须要通过学习，而第二个则必须靠我去实践。

“我的思想观念从我记事开始一直保持至今。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并且扩展了我对细节、对专门的问题、对定义以及实践方面的知识——我还打算将这些知识继续扩展下去——但是，我从来不必去改变我最基本的东西。从本质上讲，我的哲学观就是把人看作是一个英雄一样的存在，他的幸福便是它生活的道德目标，创作和生产便是他最高尚的行动，理性便是他唯一的绝对标准。

“唯一令我在哲学方面受益的人便是亚里士多德。我对他的许多哲学观点极不认同——但他对逻辑定律和人类求知手段的定义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相形之下，他的谬误已显得无关紧要。你会发现，我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一书的部分的小标题就是献给他的礼物。

“对于所有发现了《源泉》，并且就进一步扩展它的思想向我提出许多问题的读者们，我想说，我是在这部小说中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源泉》只是《阿特拉

斯耸耸肩》的序曲而已。

“我相信，没有人会对我说我笔下的人物并不存在。这部书的写成——以及出版——便是我对他们存在的证明。”

安·兰德，于1957年

◆ 客观主义的要素

从本质上讲，我的哲学观就是把人看做一个英雄一样的存在，他的幸福便是它生活的道德目标，创作和生产便是他最高尚的行动，理性便是他唯一的绝对标准。

——安·兰德

安·兰德将她的哲学命名为“客观主义”，并将其描述为在世界上生活的哲学。客观主义是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它给出了人要体面生存就必须遵守的思想和行为的抽象原则。安·兰德最先是借用她畅销小说《源泉》（1943年）及《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年）中的主人公，阐述了她的哲学思想。随后，她用非虚构的作品对这种哲学观做出了表达。

曾经有人问安·兰德是否能简明扼要地概括出客观主义的本质，她的回答是：

- 1.形而上学：客观现实
- 2.认识论：理性
- 3.道德：私利
- 4.政治：资本主义

随后，她用更为通俗的语言表达了上述理念：

- 1.“要想驾驭自然，就必须尊重自然。”
- 2.“你不能既想吃掉蛋糕，又想留着它。”
- 3.“人最终还是为自己。”
- 4.“不自由，毋宁死。”

客观主义的基本原理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形而上学：“现实和外部世界的存在独立于人的意识，独立于观察者的知识、信仰、感受、欲望或恐惧。这便意味着 A 即是 A，事实便是事实，万物皆是天成——人类意识的任务就是去认知现实，而不是去制造或发明它。”因此，客观主义排斥任何超越自然的信仰——以及个人或群体宣称能够自造现实的主张。

2.认识论：“人的理性完全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理性是将人的感官所提供的素材加以识别和综合的思维能力。理性是人获得知识的唯一手段。”因而，客观主义排斥神秘主义（即任何以接受信仰或感觉来获得知识的手段），而且它排斥

怀疑主义（宣称确定或知识为不可能）。

3.人类本性：人是一种理性动物。理性作为人仅有的求知方式，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手段。但理性的运用有赖于各人的选择。“人是一种有意志感知的动物。”“你所说的灵魂或精神便是你的意识，你所说的‘自由意志’就是你头脑思考的自由，它也是你唯一的意志与自由。（它是）控制你一切选择的选择，决定着你的生活与个性。”因而，客观主义排斥任何一种决定论，排斥人是一种超出人的控制的力量受害者的信念（诸如上帝、命运、教养、基因或者经济条件）。

4.道德：“理性是人对于价值所做出的唯一正确的判断和唯一正确的行为指南。正确的道德标准是：人是作为人而生存——比方说，它是人在天性当中为了要像一个理性的动物那样生存而提出的要求（而不是像一个没有头脑的残暴之徒那样出于一时的生理存活需要）。理性是人的基本美德，人的三个最重要的价值是：理性，目的，自尊。人——每一个人——都是自我的，而不是为了去满足他人；他必须为了自己活着，既不为他人而牺牲自己，也不为自己而牺牲他人；他必须以实现自己的幸福作为他生命中的最高道德目标，为了他理性的个人利益而工作。”因而，客观主义排斥任何形式的利他主义——也就是声称道德存在于为他人或者社会而生活的说法。

5.政治：“客观主义者道德规范里的基本社会原则是，任何人都不能以武力从他人那里获取价值——比如，任何个人或者群体都无权对他人行使暴力。人们只有在自卫、只有在反抗武力的挑起者时，才有权动武。人们之间应该像商人那样，在自由和互愿互惠之下交换价值。唯一禁止人类关系中出现暴力的社会制度便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种在认可个人以及财产权的基础上建立的制度，政府在其中的唯一职能便是保护个人权利，比如保护人们不受武力挑起者的侵犯。”因而，客观主义排斥诸如法西斯或社会主义等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它也同样排斥目前主张政府规范经济、对财富重新分配的“混合型经济”。

6.美学：“艺术是根据艺术家形而上学的价值取向而对现实进行的有选择的再创造。”艺术的目的是为了要具体表现出艺术家对存在的根本看法。安·兰德将她自己的艺术鉴赏描述为“浪漫现实主义”：“我是个浪漫派，因为我所呈现的是人们本该有的样子。我是个现实派，因为我将他们安排在了此时此地的这个地球上。”安·兰德的小说作品不是在说教，而是洋溢着艺术的气息：去塑造一个理想中的人物：“我的目标，最原始的动因，以及主要的推动力就是将霍华德·洛克，约翰·高尔特，或者汉克·里尔登，或者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塑造成纯粹自我的人——而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存在。”

第八章 以我们的爱

阳光跃上了山坡上的树梢，在蓝天的映衬下，树冠显出蓝蓝的亮银色。达格妮站在小木屋的门口，额头上映着第一缕晨曦，脚下是绵延数里的森林。树叶飘落，从银色、碧绿，一直落到小路上的树影里，变幻成了雾蓝色。光线从枝叶间洒落，一触到地上的一丛丛苔藓，便骤然反射向上，那苔藓便宛如一汪泛着绿光的喷泉。看着阳光在一片静寂之中的律动，她感到十分的惬意。

同每天一样，她在钉在墙壁上的一张纸上记下了日子。如同放逐在荒岛上的囚犯所作的记录一般，日子在纸上的推移便是她凝固的生活之中唯一的变化。这天早晨的日期是五月二十八日。

她本想利用这些日子得到个结果，但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达到了目的。来这里的时候，她给自己下了如同是三道命令一般的任务：休息；学着去过没有铁路的生活；摆脱痛苦——她说过，是要把它摆脱掉。她觉得像是和一个负伤的陌生人拴在了一起，他随时会发起进攻，将她淹死在他的喊叫声中。她对这个陌生人没有怜悯，只是有些轻蔑的不耐烦；她不得不得和他搏斗，把他消灭，这样才能扫清她的道路，去决定她想要做的事情；只是，这个陌生人并不好对付。

休息的任务则容易一些，她发现她喜欢自己独处的日子。早晨醒来的时候，她感到爱心充盈，觉得可以勇往直前，什么都能够去面对。在城市里，她一直生活在无休止的压力之下，要去承受恼怒、气愤、厌恶和鄙视带来的冲击。这里对她唯一的威胁只不过是一些身体上的不适，然而相形之下已经简单和容易多了。

这间木屋人迹罕至，仍旧保持着她父亲留下的风貌。她从山边拾来木头，用点木柴的炉子来烧饭。她打扫了墙下的灰尘，重新翻盖了房顶，将门和窗框粉刷一新。雨水、野草和尘土令木屋通向山上的一条石阶小径模糊难辨。她把石阶清除干净，重新码上石头，用大圆石头将松软的泥土路两侧围起来，重新修好了石径。她兴趣盎然地用废铁和绳子做成复杂的杠杆和滑轮结构，然后搬起远非她力量所及的山石。她撒了些金莲花和牵牛花的种子，看着它们在地上慢慢地蔓延成了一片，爬上了树干，看着它们成长，看着这慢慢发生的点滴变化和生机。

劳作给了她所需要的平静；她没有注意到她是怎样开始、如何开始的；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但她看得到它在她的双手下滋长，拉着她向前，带给她一

种愈合的安宁。这时她便明白，无论大小和形式如何，她需要的是有目的的行动，是一步一步的、通过一段时间逐步到达设定目标的行动。

做饭这样的事如同是封闭的圆圈，做完便罢，不会再怎么样，但修理小路却要一点一点去做。每一天的工作都有意义，所有前面的工作便是下一天的起点，并在不断到来的下一天之中获得永生。她想到，对于客观自然来说，做圆圈运动并无不妥。他们说，环绕着我们的静止宇宙所做的只是圆周运动，但人的标志是直线，是建成公路、铁道和桥梁的几何学上抽象的直线，是穿过大自然弯弯曲曲的徘徊，是从起点笔直奔向终点的直线。她想到，做饭如同是给火车头里添煤，为的是让它跑得飞快，但假如它没法跑，再去给它添煤会给它带来一种怎样愚蠢的折磨呢？她想到，人的生活不该是一个圆圈，或者是如同零一样留在身后的一串圆圈——人的生活必须和一条笔直运动的直线一样，从一个目标到达下一个目标，不断向前，到达逐渐累积的终点，就好比走在铁轨上面，从一站到下一站，再到——唉，别去想了！

别去想了——她默默地对自己严厉地说道，将那负伤的陌生人发出的叫喊声压了下去——别去想这些，别想那么多，专心修你的小路就是了，别去看山脚以外的东西。

她开车到过几次二十英里以外的伍德斯托克，去店里买些日用品和食物。这座于数十年前被人们怀着某种原因和希望建起来的小城，现今已经被人遗忘，一片败落凋敝。这里没有铁路运输，没有电力，只有一条县里修的高速公路，也是一年荒过一年。

镇上唯一的一家店铺是间小杂货屋，墙角布满了蜘蛛网，地板中央的一块木条已经被从屋顶漏下的雨水浸得朽烂。店主是个身材肥胖、面色苍白的的女人，虽然走动起来很是吃力，她却不以为意。这里的食品有一些满是灰尘、贴纸已经褪色的罐头，一点大米，以及门外陈旧的柜子上摆放的几棵正在腐烂的蔬菜。“你干吗不把蔬菜从太阳底下搬回来？”达格妮曾问她。那个女人一脸茫然地望着她，似乎不明白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它们一直就是放在那儿的。”她无动于衷地答道。

开车回木屋的路上，达格妮抬起头，看着一条山涧顺着一片花岗岩石重重地跌落，悬挂的水花在阳光下宛如一片雾气蒙蒙的彩虹。她想到可以建一座水电站，只要能给她的小木屋和伍德斯托克提供电力就足够了——伍德斯托克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她在山坡上发现的数量罕见的大片野苹果树，都是过去的果园留下的——假如有人再把它搞起来，然后建一条通向最近的铁道线的山路——唉，别去想了！

“今天没有煤油了，”她再一次去伍德斯托克的时候，店主告诉她，“星期四晚

上下了雨，一下雨，路就被淹，卡车没法从费尔福德大坝上过来，运煤油的卡车直到下个月才会再来这里。”“如果你们知道每次下雨道路都会被淹，你们为什么不去修一修？”那个女人回答道，“那条路一直就是那样的。”

在回去的路上，达格妮在山头停住，俯瞰着脚下连绵起伏的田野。她看见县城的公路在费尔福德水库附近低于河面的沼泽地上蜿蜒穿行，陷在了两座山之间的裂缝中无路可走。绕过这些山其实很简单，她想到，可以在河对面修一条路——伍德斯托克的人们无所事事，她可以教他们——建一条直通西南方向的路，这样就近了许多，然后接上州里的高速公路，在货运仓库——唉，别去想了！

天黑之后，她把煤油灯放到了一边，坐在烛光照亮的木屋里，听着从一个小小的手提收音机中传出来的音乐。她想找交响乐来听，只要听到新闻广播那刺耳的声音，她就飞快地拨过去；她不想听到城里的任何事情。

不要去想塔格特铁路公司了——她来到木屋的头天晚上就对自己说过——除非你听到它的名字时，能够像听到“南大西洋公司”或者“联合钢铁公司”一样。但几个星期过去，伤口仍迟迟不肯结疤。

她像是同自己脑子里那无法预料的残酷在作斗争。她会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入睡——然后发现自己忽然在想着印第安纳州柳弯输煤站的传送带已经破损，这是她上次去那里的时候隔着车窗看见的，她必须告诉他们要进行更换，否则他们就——随即，她就会从床上坐起来叫喊着，别去想了！接着她便不再去想，却是彻夜难眠。

日落时分，她会坐在木屋的门口，看着晃动的树叶在黄昏里渐渐安静下来——随后，她会看到从草地里升起的萤火虫的亮光，在每一处黑暗的角落里明灭闪动，闪得很慢，仿佛是在发出短暂的警告——它们像是夜晚在铁路上闪烁的信号灯——别去想了！

让她感到害怕的是那些停不下来的时候，她如同身体疼痛一般地站不起来，这样的疼痛连着她的心——她就会倒在木屋或树林里的地上，把脸埋在椅子或者石头上，一动不动地静坐，挣扎着不让自己喊出声来，这样的时刻如同情人的身体，忽然间如此的靠近，如此的真切：是两条铁轨在远处相交到了一点，是火车头带着 TT 这两个字母破空而至，是她车厢地板下面发出的带有沉重节奏的车轮滚动声，是候车大厅里的内特·塔格特塑像。她拼命不去想它们，不去感觉到它们，她的身子僵直，只有脸还埋在胳膊里不停地滚动，她要用尽还存留在她意识中的全部力气，无声而单调地去重复这几个字：忘掉它。

当她能够像思考工程中的难题那样冷静而清晰地面对她的问题时，她便能保持长时间的平静。她知道，只要她说服自己，她对于铁路的这种疯狂的思念是全无道理或者是不对的，这情绪就会消失。但这思念来自于她坚信真理和权利是属

于她的——敌人是不合理和不真实的——当完全属于她的成就不是输给了超强的力量，而是丧失给了那些在软弱和无能的控制之下的令人作呕的邪恶之徒时，她无法再去为自己树立另一个目标，并且为了实现它而激发出她的热情。

她可以放弃铁路，她想；她可以在这片森林中得到满足；但就算她可以修好这条小径，然后走到下面的路上，然后重修那条路——接着她可以一直走到伍德斯托克的店主面前，那也就到头了，那张木然而冷漠地面对着这个世界的空洞苍白的面孔便是她努力的极限。为什么？她听到了自己的呐喊。没有回答。

她想，那么你就待在这里，直到找出答案为止。你无处可去，你不能动，你不能就这样开始去铺路，除非……除非你可以清楚地选好一个终点。

在漫长寂静的夜晚，她在想念里尔登的孤独之中，静静地端坐，望着南面隐约的光线之外遥不可及的那片夜空。她希望看到他那张决不退缩的面孔，那张含着笑意、充满信心地看着她的面孔。但她知道，在她没能取得胜利之前是不能去见他的。她必须无愧于他的笑容，这笑容是留给一个可以拿勇气和他交换的对手的，而不是让一个满是痛苦的可怜虫去从中寻找安慰，那样就失去了他的本意。他能帮助她活下去，但他无法帮她去选择她希望继续活下去的目的。

自从那天早晨，她在自己的日历上记下了五月十五日，她便有一股隐隐的焦虑感。她强迫自己偶尔去听一听新闻广播，但没有听见他的名字被提起。她与这个城市间的最后一丝联系便是她对他的担心，这使得她不断地将目光投向南面的天空和山脚之下。她发觉她自己是在等着他的到来，发觉她自己是在倾听汽车的声响，但时而会让她空欢喜一场——那只是一些大鸟突然穿过树林冲向天空时拍打翅膀的声音。

还有一条与过去相关的联系依然像一道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那就是昆廷·丹尼尔斯，以及他试图重新制作的发动机。到了六月一日，她就应该给他寄去每月一张的支票了。她该不该告诉他她已经退出不干了，那台发动机她再也不需要，也没人会再需要了？她该不该告诉他停下来，把那台发动机的残骸扔到像她当初发现它的那堆垃圾里，任它消失？这件事她做不到，这比让她离开铁路还要困难。她在想，那台发动机并不是连接着过去：那是她与未来的最后一丝联系。毁掉它似乎不是杀害，而是自杀：她如果下令停止的话，就是确信今后她不再有可以继续寻找的终点了。

但不会是这样——五月二十八日的这天上午，她站在木屋的门口心想——人类智慧的完美成就不会被未来所不容，永远都不会这样。无论有什么困扰，她一直毫不动摇地坚信邪恶是反常和暂时的。这天早晨，她的这种感觉比以往更清晰：她坚信，那些城里人们的拙劣和她所忍受的痛苦是短暂的巧合——而她看到阳光尽染的森林时，她内心感到充满希望的微笑，那种前途无限的感觉，才是永

久和真实的。

她站在门边抽着烟。身后卧室的收音机里传出了她祖父时代的一支交响曲。她没有留心去听，只是觉得那流淌着的音符似乎是应和着袅袅盘绕的烟雾，应和着她的手臂时而将香烟送到嘴边所划出的弧线。她闭上眼睛，静静地站着，感受着阳光照在身上。这就是成就，她心想——去享受这一刻，不让创痛的记忆麻痹她此刻的感知；只要她还能保留这样的感觉，她就有前进的动力。

她几乎没有察觉到伴随着音乐而来的微弱噪音，这声音像是老唱片转动时发出的摩擦。她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手猛地将香烟挥到了一旁，与此同时，她意识到这越来越响的噪音是汽车的发动机声。这时她才发觉她是多么盼望听到这个声音，多么期待着汉克·里尔登的到来。她听见自己压低了声音的傻笑，仿佛不愿去打断这个金属不停地转动所发出的嗡嗡声响，毫无疑问，这声音来自一辆沿着山路开上来的汽车。

她看不到山路——她的视线里只有位于山脚树冠下面的一小段而已——但她通过发动机在爬坡时愈加响亮的紧张而迫切的声音，以及轮胎转弯时发出的尖叫，看到了这辆车开上山来。

汽车在树下停住。她不认识这辆车——不是那辆黑色的哈蒙德，而是一辆长长的灰色敞篷车。她看见了走下来的开车人：她做梦也想不到是他。来人是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

令她震惊的并不是失望，而更像是一种与失望毫不相干的感情。这分迫切令她奇怪地肃立在原地，她突然间确信，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她所不知道的极其重大的事情。

弗兰西斯科快步向山上走来，他抬头向上张望，看见上面的她正站在木屋门口，便停下了脚步。她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他伫立良久，朝她仰起脸，然后接着走了上来。

几乎就像是她期待过的那样，她感觉他们回到了童年的情景。他向她走来，不是跑着，而是带着胜利而自信的渴望向上走着。不，她心想，这不是他们的童年——这是她在将来像等待挣脱牢笼一样地等待着他的时候会看到的情景。如果她所希望的生活可以实现，如果他们两个走过的路正如她所一直确信的那样，此刻便是他们今后将会有的一个早晨。她被好奇心紧紧地抓住，一动不动地站着望向他，在她看来，此时并非现在，而是对过去的致意。

当他走得近些，令她能够看清他的表情时，她发现他肃穆的表情下洋溢着抑制不住的欢乐，显示出心底纯净的人才会有无比的轻松。他一边笑一边吹着口哨，口哨的旋律悠扬，如同他大步向上迈出的轻快脚步。这旋律她听上去有些耳熟，让她觉得很合此时的情境，但她也觉得这中间有些奇怪，一定有什么重要的

东西，只是此刻她想不起来。

“嗨，鼻涕虫！”

“嗨，费斯科！”

她知道——他打量她的眼神，他眼皮那一瞬间的闭合，他微微努力向后仰起的头，他的嘴唇流露出的无奈而轻松的淡淡的笑意，他抓住她的时候突然用力的手臂——这一切都是不由自主的，绝非出自他的刻意，对他们俩来说，没有比这更恰当的了。

他抱紧她，他的嘴压在她的嘴上令她感到疼痛，他的身体向她快乐地敞开，这绝不是一时的冲动——她知道，身体上的饥渴不可能令一个男人如此疯狂——她知道，此刻她听到了他从未说过的那句话，这是一个男人对于爱情所能做出的最大表白。

不管他是如何毁掉了他的生活，他还是那个能让她骄傲地献身的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不管她在这世间遇到过什么样的背叛，她对生活的理念依然未变，而其中坚不可摧的某些部分依然存在于他的身体之中——想到这些，她的身体便有了反应，她的胳膊紧紧地拥抱着他，嘴唇亲吻着他，袒露了她的欲望，袒露了她早就给了他，并永远会给他的感情。

接着，他后面的这些日子回到了她的记忆当中，他越是出类拔萃，所做的自我毁灭就越加罪恶深重，想到这儿，她感到被深深地刺痛了。她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摇着头，同时对自己和他说“不”。

他站在那里，带着坦然的微笑着看着她，“是还没到时候，你首先要原谅我很多事情才行。但现在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

她从没有在他的声音里听到过如此低沉和令人压抑的绝望。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笑容里几乎带有一丝像小孩请求原谅一般的歉意，但同时也有一股成年人的自嘲，如同是在大笑声中表明他无须掩饰自己的挣扎，因为和他正扭打在一起的是幸福，而不是痛楚。

她从他的身旁向后退了几步；她似乎觉得感情冲在了她自己的意识前面，疑问现在才追赶上她，摸索着适当的词汇。

“达格妮，过去一个月来你在此受的那种折磨……你一定要诚实地回答我……你认为你十二年前能承受得住吗？”

“不能。”她回答；他笑了。“你问这个干吗？”

“补偿我十二年的生命，对此我不必后悔。”

“你在说什么？而且，”——她心中的疑问终于涌了出来——“而且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受折磨？”

“达格妮，你还没发现我对此是一清二楚吗？”

“你怎么……弗兰西斯科！你上山时嘴里的口哨吹的是什么？”

“哦，我是在吹吗？我不知道。”

“你吹的是理查德·哈利的第五协奏曲，对不对？”

“噢……！”他吃了一惊，自我解嘲地笑了笑，接着便严肃地说，“这我以后会告诉你。”

“你怎么找到我这里来的？”

“这我也会告诉你的。”

“是你逼艾迪说的。”

“我都一年多没见过艾迪了。”

“只有他知道我在这里。”

“告诉我的那个人不是艾迪。”

“我不想让任何人找到我。”

他慢慢地打量着四周，她发现，他的眼睛在她铺砌的石径、栽种的花和整饬一新的屋顶上停留了片刻。他哑然一笑，似乎理解了，又似乎受了伤害，“你不该跑到这里来待了一个月，”他说，“天啊，你怎么会这样！这是我头一次在不想失算的时候失算了。我没想到你准备好退出了，要是知道的话，我就会成天盯着你。”

“真的？为什么？”

“就不会让你——”他一指她干的这些活儿，“去干这些了。”

“弗兰西斯科，”她嗓音低沉地说，“如果你关心我所受到的折磨，难道你不明白我不想听你提起这些，就因为——”她顿住了；这些年来，她从没在他面前抱怨过什么；她只是冷冷地说了句，“——就因为我不想听吗？”

“是因为这世界上只有我没有权利说这些？达格妮，假如你认为我不知道我对你的伤害有多深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些年来……不过这都过去了，噢，亲爱的，都过去了！”

“是吗？”

“原谅我，我还不能这么说，这要等到你来说。”他极力控制着他的声音，但那欢乐的神情却是溢于言表。

“你是不是因为我失去了一生为之奋斗的一切才这样高兴？好吧，如果你来就是想听这个的话，那我说：我最先失去的就是你——现在你看到我失去了其他的一切，是不是就觉得开心了？”

他直勾勾地盯着她，眯起的眼睛里带着如此强烈的渴望，这目光几乎是一种威胁，而她明白，无论这些年对他意味着什么，“开心”可不是她应该讲的。

“你真这么认为？”他问。

她低声说道：“不。”

“达格妮，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如果我们犯过错误的话，有时候也许就要改变一下它们的形式，但我们可以采取任何方式，目标还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这一个月来对自己所说的，但是，通向目标所有的道路都已经不存在了。”

他没有应声。他坐在木屋门边的一块石头上望着她，仿佛不想放过她脸上有一丝一毫的反应，“你现在对那些离开并消失的人们怎么看？”他问。

她耸了耸肩膀，淡淡的笑容里有一点无可奈何的伤感，坐在了他身边的地上。“你知道，”她说，“我曾经以为是什么毁灭者不肯放过他们，逼得他们放弃。但看来并没有。在过去的这一个月，我有时几乎希望他也会来找到我，但却没有人来。”

“没有吗？”

“没有。我曾经以为他给了他们一些想象不到的理由，使他们背叛了自己钟爱的一切。可这没有必要。我知道他们的感受，再也不能去责怪他们。我不知道的是，从这以后，假如他们当中还有人活着的话，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你觉得你背叛了塔格特运输公司吗？”

“不，我……我觉得如果继续在那里工作的话才会背叛它。”

“你会的。”

“假如我同意为掠夺者效劳，那……那我送到他们手里的就是内特·塔格特。我不能，我不能最终把他和我的成果葬送在掠夺者们的手里。”

“对，你不能这样做。你认为这是冷漠无情么？你是不是觉得你不如一个月前那样热爱铁路了呢？”

“我想，为了能在铁路上再干一年，我可以献出自己的一生……但我不能再回到那里去了。”

“那你就明白他们的感受了，你就明白所有放弃的人们所放弃的是怎样一种爱了。”

“弗兰西斯科，”她垂着头，没有看他，问道，“你为什么要问我十二年前我是否会放弃它呢？”

“难道你不知道，此刻我正像你一样，心里想着的是哪一个晚上吗？”

“我知道……”她低声说着。

“就是我放弃了德安孔尼亚铜业公司的那天晚上。”

她慢慢地将头艰难地抬起看着他。他的脸上是她十二年前的那个次日的清晨所看到过的表情：是他严峻的脸上看起来却是在微笑的表情，是胜利压倒痛苦之